

3月3日,著名出版家、报人、杂文家曾彦修(笔名严秀)先生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,享年96岁。作为出版家,曾彦修先生编辑出版了多部有影响力的著作,1981年,他和范用拍板,出版杨绛的《干校六记》。作为报人,他参与了《南方日报》的创办工作;作为杂文家,他被称为“鲁迅传人”,著作等身,留下了《一盏明灯与五十万座地堡》等多部名篇。

## 我眼中的曾彦修先生与杂文

□朱铁志

说到新时期杂文,必须说到严秀(曾彦修)先生;就像说到中国杂文,必须说到鲁迅先生一样。他们是不同时期的两座绕不过去的高峰,鲁迅先生开辟了现代中国杂文“社会批评”、“文明批评”的广阔道路和光荣传统;严秀先生在当代中国继承和发扬了这一光荣传统。离开这两个人,就说不清楚杂文为何物。说严秀先生是鲁迅先生的当代传人,丝毫不为过。

我曾不揣浅陋地写道:“在中国当代杂文史上,严秀先生是一个独特的存在,是所有杂文作家和杂文史家必须师法和面对的对象。是他,系统开启了新时期杂文创作的先河,提携和发现了一大批老中青杂文作家,迎来了杂文创作的春天;是他,集中编辑整理《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卷》(1949—1966,1976—1982),使杂文发展的历史渊源有了一个清晰的脉络;是他,最早系统研究分析当代杂文创作规律,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理论观点,对后来的杂文创作起到了全面的指导作用。何满子、邵燕祥、牧惠、刘征、舒展、蓝翎、章明、陈四益、黄一龙等前辈杂文家与严秀先生亦师亦友,中青年杂文家自觉拜严秀先生为师,以能做他的学生而感到自豪。严秀先生是一位极其朴素而谦逊的长者,他从来不曾以师长自居,反而撰写文章自谦《牧惠文章是我师》。他以崇高的人格、宽阔的胸怀、深邃的思想、渊博的学识、卓尔不凡的见解,深深地影响教育了几代杂文家,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的杂文走向。特别是他以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坦荡胸怀和极大的政治勇气,以翔实的历史解密文件和铁的逻辑为依托,本着对党和国家负责、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精神,实事求是地反思党的历史,深刻剖析苏东剧变的社会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,写出了《半杯水集》、《天堂往事略》、《平生六记》等一系列分量极重的著作,得出振聋发聩、发人深省的结论。其影响,已远远超出了杂文界,超越了文学艺术的一般范

畴,应该说是研究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、苏共演变史难得的真话文章和历史佳作。在所有敬重严秀先生的后学看来,他不仅是一代宗师,一位杰出的杂文领袖,而且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,一位极其难得的敢于坚持真理、坚持说真话的深刻思想家。

作为晚辈,我没有资格评说严秀老的成就。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,仅就杂文领域而言,就在创作、评论、理论建设、提携后人、助推出版、完善组织等诸多方面具有创造性的贡献。拜牧惠先生所赐,我有幸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就结识了早已敬仰的严秀先生,从此或当面请教,或电话书信往来,多次得到严秀老的鼓励和教诲。那些年中,老先生们经常于严秀老居住的方庄附近聚餐,我得以叨陪末座,静听先生们纵论时事、评点世相,受益匪浅。2004年秋季的一天,已经85岁高龄的严秀老写信给我,说他手头有不少杂文散文集,多是各省市杂文家题赠给他的。考虑到年龄等因素,以后可能用到的时候越来越少了,问我愿不愿意接受这批书。看了严秀老的信,我激动良久,感慨万端。我知道,这不是一般的赠书,而是老人家对后学的信任、提携和托付,心中充满了接受馈赠的感激和承受使命的庄严感。多年来我之所以能做一点杂文选集的编选工作,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严秀、牧惠、舒展、蓝翎等前辈杂文家的馈赠和提携,感激和感动之情,无以言表。严秀老搬到林萃路附近的部长楼居住后,我和几个中青年杂文家隔一段时间就去拜望他老人家,汇报杂文界的近况,谈论我们对各种社会现象的看法。我所主编的《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》(1976—2000)出版后,特意恭恭敬敬地送呈严秀老过目,老人家端详良久,连声说好,使我很受鼓舞,觉得自己终于做了一件可以让老人家略感欣慰的事情。

2015年3月3日4点43分,严秀老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这几天我把

老人家题赠给我的《牵牛花蔓》、《当代杂文选萃严秀之卷》、《一盏明灯与五十万座地堡》、《半杯水集》、《天堂往事略》、《平生六记》、《京沪竹枝词》等著作一一放在案头,怀着崇敬的心情逐一打开,仿佛看见老人家的音容笑貌还在眼前,他的著作中极其丰富的精神营养将长久地滋养我们。我知道,老人家生前立下遗嘱,将器官捐献给需要的人,将遗体捐献给医学科研和教学工作。他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,将精神和肉体一切可以奉献的东西毫无保留地留给了后人。想到此,我的心中不仅充满感动和崇敬,更涌动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。

哲人其萎,精神不死。遥望前路,信心充盈。

严秀老永远活在我们心中。  
(本文作者为著名杂文家、《求是》杂志副总编辑)

千锤万凿出深山,烈火焚烧只等闲。  
粉身碎骨浑不怕,要留清白在人间。  
——陆定一题赠曾彦修

良知未泯。  
——周有光题赠曾彦修

彦修先生是那种方正坚守,绝不苟且的人,因此他也不齿于无原则、无特操的风派。

——陈四益

对任何人的生命和声誉,均应该予以无比尊重,这是人与非人的界线,千万不要去做相反的事,或颂扬相反的东西。

——曾彦修(摘自《平生六记》)



▲曾彦修先生(马立国摄影)

## 好人曾彦修——不愧天地,终留清白在人间

本报记者 吉祥

曾彦修先生走得静悄悄的,遗体捐献,没有告别仪式。

3月3日上午,著名报人鄢烈山先生在微博上率先公布了这个消息:《南方日报》第一任社长、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、杂文界前辈曾彦修老师,即严秀先生,于2015年3月3日4点43分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。在微博里,鄢烈山称曾彦修为“罕有的好人”,“自划右派完成单位指标”。

晚年,曾彦修反思自己一辈子最大的快乐是没有整过人,“我一生唯一无愧于天地的,是没有整过人”。在《九十自励》一诗中,他写道:“碌碌庸庸度此生,八千里路月和云。夜半扪心曾问否?微觉此生未整人。”后面两句话,如今被很多怀念文章引用。

在去年出版的回忆录《平生六记》中,曾彦修回忆了一生经历的一些大事,包括土改、肃反、四清、反右等,书中也证实了他自划“右派”的经历:“我从未对任何人说过1957年我划‘右派’一字。此事,除了人民出版社(反右)五人(领导)小组等知道外,其余在社会上确无一人知道任何东西。因此我就一直不说,因为说了也无人相信。”

在书的前言部分,曾彦修如此表明心迹:“在我一生经过的一些大事

中,我的原则是:一切按具体情况处理。明知错的我绝不干。为此要付出多大的代价,我无条件地承担就是。世界上很多事情,常常都会有例外的,唯独有一件事情,我以为绝不会例外,那就是:良心。”

上世纪80年代,有关部门让曾彦修去领回他在政治运动时写的“材料”,但曾彦修自信没有写过一句骂及别人的话,未去。“我可以一百次骂我自己是乌龟王八蛋,但我决不会说一次别人是小狗、小猫。这条界限,我一生未逾越过。”他在书中说。

在《平生六记》中,这位延安时代的“老革命”强调最多的就是对人的尊重。写《平生六记》的时候,曾彦修已是95岁高龄,他经常会想:羞耻之心,人皆有之,“我们应该使人人有很高的自尊心”,而不是使人放弃自尊。这也是他写作这本书的一个希望,“对任何人的生命和声誉,均应该予以无比尊重,这是人与非人的界线,千万不要去做相反的事,或颂扬相反的东西”。

曾彦修推崇鲁迅,在他看来,鲁迅作为一位重要的思想启蒙者,一个重要的主张就是对人道主义的提倡。2011年,已满92周岁的曾彦修动手编辑《鲁迅嘉言录》一书。在为该书所

写的献词中,曾彦修有感于对鲁迅的工具化解读,使得鲁迅作品近年来在学生群体中逐渐被冷落。他发出了“救救鲁迅”的呼喊,呼吁将鲁迅请下神坛,重新审视鲁迅的价值。他同时指出,鲁迅改造国民性的努力在今天的社会不仅不过时而且尤为迫切,“现在的社会风气充满了唯官、唯金、唯名的三唯主义一类东西,越来越猛,大有气吞山河之慨,甚至可以说已经是深入到普通人群的骨髓中去了”。

作为当代著名的杂文家,曾彦修在杂文创作与提携后学的贡献有目共睹。杂文家杨学武在怀念文章中,将曾彦修称为“鲁迅传人”,他在文章中说:“严秀在当代杂文史上留下的宝贵财富,除了他个人那些如《论‘数蚊子’》、《批判从严‘该休息了’》、《一盏明灯与五十万座地堡》等杂文名篇,还有他在‘文革’结束之后为振兴杂文而做出的许多‘为他人作嫁衣裳’的辛勤劳作。”1985年,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本《全国青年杂文选》便是在曾彦修的倡议下出版的,他还担任了这本书的主编,力主培养年轻的杂文作者,以使杂文事业后继有人。

(感谢北京市杂文学会对本文写作的帮助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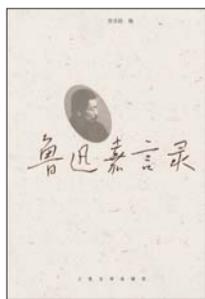
### 【曾彦修先生部分著作】



《半杯水集》  
福建人民出版社



《平生六记》  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

《鲁迅嘉言录》  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《审干杂谈》  
湖南人民出版社